

傳更高

譯 • 珈珞羅 著原 CHARLES GORHAM



很久以前你就知道我要確立的信念——
爭取去嘗試任何行動的權利。

——高更致第·孟福來

一九〇二年十月

高麗經其要

高麗經其要

高麗經其要

高麗經其要

第一部

那些譴責我的人，說我根本不明瞭一個藝術家的天性；為什麼他們要求我擔任與他們相同的責任？而我却從來沒有如此要求他們。

——高更致其妻

第一章

I.

畫商比爾·馬甘 (Pierre Marchand) 微笑着對他的顧客說：「當然，我曾經說過你有天才，」他儘量使聲調緩和，「以一個業餘畫家而論，你的作品可以說令人相當吃驚，但是，如果要我替你賣畫，我親愛的高更，那又是另外一碼子事。」

「既然你是一個畫商，你就應該想辦法替別人賣畫。」保羅·高更說。
高更是一個高大、黝黑的人，強健有力，流着拉丁血液的頭顱，給人一種野獸的感覺。他穿着一件染滿油漆的斜紋布外套。

「告訴我，高更，你離開股票行業有多久了？」馬甘問。

「差不多兩年了，」高更說：「這兩年我沒有休息過一分鐘。不論在巴黎、在諾曼第，或者在盧昂，我從來沒休息過。」

他凝望着一張風景畫，那是四個月前，十月初秋在盧昂畫的。
他看着自己的畫，聳聳肩膀。

「我以爲這張畫至少可以看出一點點我的天才。」他坦白的說。

「畫倒是一張好畫，」畫商表示同意：「和我堆在地下室裏畢沙羅 (Pissaros) 的作品有

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你曉得，畢沙羅的畫是從來就賣不出去的。」

當高更還是一個僅在星期天作畫的銀行家時，畢沙羅曾經做過他的老師。所以在高更的畫中，充滿了畢沙羅的味道，但是高更是最難承認這項事實的。他正想開口替自己辯護幾句，畫廊的門鈴響了，響出一陣子警告的聲音。

「對不起，高更，」比爾·馬甘說。他轉身去招呼一個穿着華貴俄國黑貂披肩，形容枯槁的婦人。在她身旁有一個顏色蒼白，比她至少年輕二十歲的青年。

「郡主夫人，」比爾·馬甘說：「大人。」

高更笑了笑，這種一八八四年法國宮廷式的稱呼早已經過時了，只要有錢，在這種場合中，錢仍能 and 這類稱呼相得益彰。

高更相當注意的聆聽他們談生意。比爾·馬甘拿出一張彩色鮮明的畫，外面鏤着價值三百法郎包金的畫框。這張畫是極粗俗的，標準妓女文學筆下的產品——三個高大的粉紅色裸婦橫躺在一叢毫無質感的灌木林中，四周圍繞着一羣在結婚蛋糕上做裝飾用的小天使。

高更轉身去看他從盧昂帶來的那張風景畫，在它和這張粉紅色垃圾之間，他無法找出一點相似之處。高更是屬於當時所謂的現代派的。他們受不了關在死氣沉沉的畫室裏作畫，所以只好跑到郊外空氣暢通的地方。他和他的朋友們都是一些叛逆者，因此，他們必須接受一般人對新作風的冷嘲與熱諷。

當比爾·馬甘作完生意，將「郡主夫人」打躬作揖的送走之後。高更問：「告訴我，馬甘，你出售那堆垃圾是照英呎算的還是照帶框子的重量算的？」

要使一個剛賺錢的人掃興似乎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比爾·馬甘笑起來，摩擦着雙手：「管他是照碼算還是照公斤算，總之畫是賣出去了。」他說：「我雖然不反對你們的現代派，但是我填飽肚子，就得供應社會上一般人所需要的藝術品。」

高更凝重的看着這個身穿斜紋西褲和黑色外衣的畫商。

「一般人，」高更輕蔑的說：「如果那張畫能代表社會上一般人趣味的話，我只求上帝保佑我們法國了。」

高更走進比爾·馬甘畫廊後方，端詳着那張剛售出的粉紅色油畫，它的作者是全法國最成功的畫匠波格羅（Bougreau）。

「波格羅，」他說：「總有一天這些畫會全部請進妓女戶。馬甘，做做好事，把它反過去朝着牆放罷。」

比爾·馬甘大聲笑着，把那張畫反過去。

「事實上，」他說：「如果你的預測沒錯的話，這張畫將要放在你想像的那類地方。」高更搖搖頭。

「大多數的妓女都是誠實的，」他說：「可是像剛才那位女士，你花錢在她身上都不值得。」

他再次端詳着自己的那張畫，微微的感到一陣失望。但是不可否認的，畫中的確表露了某種才氣，就是一個白癡也看得出來。

「馬甘，我必需賣掉幾張畫才行。」他說：「我非常需要錢，美蒂又生了一個孩子。現在我

得養活七口之家，但是我却幾乎一文不名。明天我總得想法子塞飽他們的肚子啊！」

比爾·馬甘非常吃驚，他一直以為高更是一位藝術品搜藏家，是個頗負盛名的擊劍家和在星期天畫幾筆的股票商人。他以為高更穿着棉布外套僅是增加點藝術家氣質而已。

「你別開玩笑了，高更，」他說：「我不是想要管你的私事，你不是一向都是春風得意的嗎？總不至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吧？」

「從前雖然不太差，」高更懊喪的說：「一年可以賺四萬法郎，當然我也有一些積蓄，但是早就坐吃山空了。」

「怎麼搞的？」比爾·馬甘問，他仍然記得兩年前的高更，穿着當年巴黎最好裁縫師傅裁製的衣服，偶而買幾張馬奈 (Manet) 和塞尚 (Cézanne) 的畫，在股票同業聚會的豪華餐館中大請其客。

「簡單之至，」高更說：「頭一年我們住在巴黎，照以前的排場過日子。用了兩個女僕再加上其他要命的開支。後來感到稍微拮据了些，就把家搬到盧昂，你知道，那裏的生活程度比巴黎低很多。」

「真不敢相信。」比爾·馬甘囁咕着。

「現在我已經瀕臨絕境了，我非要賣出幾張畫不可。」

「這類東西是賣不出去的，」比爾·馬甘指着高更從盧昂帶回來的那張風景畫說：「現代畫在市場上非常不吃香，就是某些成名大師的畫也沒有銷路，何況一些藉藉無名的人了。」

「總有人拿錢出來買畫，」高更頑固的說：「總不見得人人都喜愛那些骯髒的波格羅作品吧

。」

「有錢人買那些他們看起來覺得順眼的畫。」比爾·馬甘說：「現在他們要買畫來配路易十五王朝樣式的傢俱。如果你真想把畫賣出去的話，我奉勸你不如到羅浮宮去臨幾幅拉飛爾(Raphael)或波西爾(Boucher)的畫，我也許可以給你找到一兩個主顧。」

「我是一個畫家。」高更說：「我不幹這些把死人從棺材裏抬出來的勾當。」

於是，他要求比爾·馬甘把他的那幅風景畫存放在畫廊裏，碰碰運氣。然後他就走出來，橫過狹窄的，鱗次櫛比着畫廊、錢莊的拉飛街(Lafitte)。距比爾·馬甘經營的畫廊不遠處就是高更從前工作的白庭公司。他在那裏停了下來，看看公司門口的幾根黃銅樑柱，散發着冷而硬的光輝。然後，他靜靜的離開那裏。

比爾·馬甘曾經是他最後的一點指望，其他的畫商如拉文(Lévy)、杜朗(Durand-Ruel)、哥培(Goupil)等都是他一丘之貉。「我堆了滿屋子塞尙的畫，」杜朗曾經告訴高更：「我還不能把它們當舊帆布賣出去呢。」

「我的畫廊地下室全塞滿了畢沙羅的作品，」拉文也說過，「我總不能將它們賣給肉商用來包肉吧。」

哥培更乾脆：「根本就沒有人要買現代畫。」

他們統統錯了，高更想，總有一天，現代畫要把那羣粉紅色的裸女趕到地獄裏去。不管怎樣，將來總有一天，總有那麼大快人心的一天。可是現在，他必需想法子弄點錢，只要有那麼一點錢就可以使妻子的眉頭開展。但是他應該去求誰呢？上個月，他曾經向他的姐姐瑪麗「討」了一

百法郎，同時帶回來她的嘮叨——她再三強調這點錢是爲了救濟他無辜的妻子兒女。瑪麗是很富裕的，如果他再次去向她乞討，她一定會賞賜他幾文，但以他現在的心情，他是無法去向她低聲下氣的。於是他決定到蒙馬特區（Montmartre）去碰碰運氣，那裏是他朋友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許碰巧有人賣了一幅畫，可能會給他五十法郎。

2.

他走到所有現代畫家聚集開懷暢飲，高談闊論的新雅典咖啡屋（Nouvelle Athènes），那裏可說是一個俱樂部，在那裏估計一個人的價值並非以錢的多少來計算，而是以他對藝術熱愛的程度來衡量的。

是一個相當寒冷的十二月天，新雅典娜瀰漫着木炭和葡萄酒的香味。玻璃窗蒙上厚厚的一層蒸汽。一張專爲現代畫家預備的桌子上坐着開米爾·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底加斯（Degas）和年輕的勞特列克（Toulouse-Lautrec），高更穿過人羣，畢直的向那張桌子走去，搬了一張椅子，坐在畢沙羅身邊。

「一杯苦艾酒，」他向侍者說。然後看着對面的勞特列克，後者的肘旁堆滿空了的酒杯：「看來我們年輕的朋友酒癮可過足了。」他說。

當高更要的苦艾酒端上來時，他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光它。他一直喜愛苦艾酒，但是和令畢沙羅滿足的、便宜的紅酒比較起來，他總爲自己的奢侈感到內疚。當他告訴比爾·馬甘他連明天的菜錢都沒有時，他是有一點故意誇大其詞，但也離事實不很遠。從瑪麗那裏借來的一百法郎

已經所剩無幾了。他根本不應該把錢浪費在苦艾酒上，或在新雅典娜胡混。他應該坐在開往盧昂的火車上，回家告訴妻子，他對出售自己的畫，實在無能為力。

他喝完了酒，再要了一杯，神經質的凝望着掛在桌旁橫樑上的油燈。

「今天你倒是安靜得很，高更，」勞特列克說：「是喝醉了還是倒霉了？高更居然不講話，怎麼？生病了還是又愛上什麼人了？不然又是便秘了！」

「閉上你的嘴，小丑！」高更說：「今天晚上你竟敢和我開玩笑。」

勞特列克的跛腳雖然藏在桌子下面，但是它們却赤裸裸的根植在他的心中。他的臉突然變了顏色，顯出一陣子受到傷害的痙攣，然後，他就開朗的笑了起來，輕鬆的說：「只要你高興，我就閉嘴，不過，如果你需要灌腸的話，我介紹你一種——」

「不要去惹他，亨利，」畢沙羅對勞特列克說：「你惹火了他當心他砸桌子。」畢沙羅是一位溫和的人，有滿腮意大利式的鬍鬚。他伸出手臂圍住高更的肩說：「什麼地方又不對勁了？保羅，看起來你眞像要砸掉什麼東西似的。」

「我剛從一個畫商那裏回來，」高更說：「請你們原諒我的壞脾氣。」

「畫商！」畢沙羅搖搖頭說：「他們打的主意就是盡量用低價收購我們的畫，然後一心一意的把我們餓死，最後再用高價把我們的畫賣出。」

「我倒是一點都不在乎，」高更氣憤的說，點燃了一支香煙：「主要的是美蒂和孩子們，他們從來就沒有受過窮。」

「女人和孩子天生下來就不該受罪的，」底加斯說，他眨眨眼藏在藍色水晶片下視力衰退的

眼睛：「不過，兩年前當你辭掉工作的時候，我們都曾經警告過你。」

「我一輩子在畫，也一輩子欠別人的錢。」畢沙羅說。

「看來你們是在怪我打錯主意了，其實不然，現在，至少我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畫家，我在『沙龍』開過展覽，也參加過獨立畫會的展出。其實，當我從海軍退伍下來就進入銀行界也是極偶然的。」

「沒有一個人懷疑過你的才氣。」底加斯酸溜溜的說：「只是懷疑你的恒心。成功是需要時間的，高更，但是你却不是一個有耐性的人，並且，你也不再年輕了。」

「我今年三十七歲，」高更說：「而且沒有滿腮白鬍鬚，何況無論在床下或者床上，我也不需要用白鬍鬚來幫忙。」

他喝光了苦艾酒，再要了一杯。當第三杯酒喝完時，高更開始覺得渾身舒泰起來，整天他感受到的刺痛漸漸模糊了，他開始遺忘比爾·馬甘及其他的人，也忘了遠在盧昂的妻子兒女。他傾斜着身子，像一個圖謀不軌的人一樣，高談着藝術。他全身溢滿了力量，這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的。於是大家圍上來聽他大放厥辭。他滔滔不絕的講，意興飛揚。甚至勞特列克也沉默着，聆聽他說話。

夜深一點，其他的畫家們也來了，秀拉 (Seurat)，他的畫是用點構成的。馬奈 (Manet) 戴着一頂高帽子，席芬尼克 (Schuffenecker) 和高更一樣，從前也在銀行界服務。高更忘了時間，不知不覺的就把最後一班到盧昂的火車錯過了。

「到我家去歇一夜好了，」席芬尼克說：「我畫室裏有一張長沙發可以湊合一下。」

席芬尼克是一個矮小戴着眼鏡的人，他有一個瘦削的妻子。在巴黎郊區孟托鄉 (Mon Trou de) 賃屋居住。

「你真够朋友，席芬，」高更說，因為喝多了苦艾酒所以口齒不清：「而且你也比我聰明，居然能够想到把所有的錢買公債，堵住你老婆的嘴。」

席芬尼克聳聳肩膀，他講起話來仍有亞沙丁 (Acsatian) 地方的鄉音：「如果我有你的那份天才，保羅，我也會像你一樣破斧沉舟。」他說。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百法郎塞在高更手中：「不要爲這點錢操心。」他溫和的說：「雖然我自己的錢也不多，只要我有，我很願和你分用。」當席芬尼克夫婦熄燈睡覺之後，高更在那間狹窄的畫室沙發上輾轉反側，難於入睡。他的生命並非爲了受挫折而存在的。兩年前，一切事情都是那麼順利，事業、愛情、戰爭，都得心應手。他一直相信他有成功的本錢。可是現在，他爲自己的貧窮感到羞恥，爲自己成爲朋友的包袱感到羞恥，更爲了明天回去告訴妻子他已經一籌莫展感到羞恥。

3.

第二天下午，高更搭車回到盧昂。一年前，他充滿了希望來到這個地方，現在，他心中却填滿了對此地一景一物的厭惡——盧昂代表了整個高更所憎恨的中產階級。

高更對自己昨夜的宿醉感到慚愧，爲了省下一筆車錢，他就從車站慢慢步行回家。在他租賃的那棟小鴿子籠前，他的小女兒安莉妮 (Aline) 獨自在冷風中嬉戲。她身上穿了一件藍裏泛白的短大衣，她已經靠它度過了三個寒冷的冬天，現在已經小得緊箍在雙肩上。再過幾天，聖誕節

來臨時，她就滿八歲了。

「小乖乖，在這冷風裏你馬上就會凍僵的！」高更說着，把安莉妮抱起來，並且吻了吻她凍紅的兩腮：「爲什麼你不在屋子裏和別人一起玩呢？」

一定又是爲了得罪美蒂而被趕了出來。他想。美蒂對安莉妮總比對其他男孩子們嚴格些，也許是因爲高更最寵愛安莉妮的緣故吧。

安莉妮緊緊的握着爸爸的手，他們一同走進屋子裏。其餘的孩子們圍坐在廚房桌子四周。最大的亞米 (Emil) 正在看一本書，克羅文 (Cloris) 和約翰 (Jean) 兩人正與高采烈的玩着幾顆殘剩的棋子。當高更進來的時候，除了亞米仍然絲毫不動聲色的看書外，其他兩個男孩子都站了起來。高更俯身吻了吻他們。

「你媽媽呢？」高更問亞米。

「和小弟弟在樓上，」亞米冷漠的說：「他又生病了。」

亞米又回到他的書本上。有時候，高更很想糾正一下他的言行態度。可是想了想，也只得放棄這種努力。亞米已經十歲了，一個十歲的孩子有理由懷恨自己的父親把家庭弄得一貧如洗。他現在沒有零用錢，住在這荒涼的小鎮上，和在巴黎時的生活有天淵之別。這些理由構成高更對他的容忍與原諒。高更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踏上通往樓上的那條陰暗狹窄的樓梯。他和亞米從前相處得並不壞，他曾經教那孩子糊紙盒子和做模型船。可是現在，亞米好像恨透了牠。

高更小心翼翼的推開門，看見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小保羅。她坐在搖籃旁邊，暗淡的燈光將她的側影溫柔的映在牆上。他們結婚已經十一年了，直到現在，他仍然爲她的美麗感到驚心動魄。

正如第一次他見到她，擠過滿屋子的人羣，他向她走去。

「美蒂，」他輕柔的說：「他怎麼樣了？」

她轉回頭，舉起一個手指按在唇上，墊着腳尖離開搖籃：「他剛剛睡着，」她低聲的說：「他醒時會好得多。只是他的身體太衰弱了，保羅，而且這樣陰暗潮濕的房子對他太不適合。」

他們回到自己的臥室，高更憂愁的坐下來。他感到極度疲倦，而昨夜的苦艾酒使他頭昏目眩。

跟着他們腳步來臨的唯有陣陣的不愉快。

「開始並不成功，」他說：「杜朗、拉文、比爾·馬甘，沒有一個人看得上我，照他們做畫商的人來說，我們是活該挨餓，活該下地獄的。」

美蒂坐在一張搖椅上，她曾經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女人！現在，她臉上已經出現了細微的皺紋，滿頭的金髮已經變得枯黃。「她是一朵養在溫室裏的嬌花。」他想，她不應該受到風吹雨打。

「你拼命畫了一年，可是一張畫都賣不出去！」她說。

「是的，一張都賣不出去。」

「那你打算怎麼辦？」

「我不知道。」他說：「我需要時間仔細想一想。」

「他們爲你保留了銀行裏的職位。」她提醒他，正如一年前他們由巴黎搬到盧昂時她一再提醒他一樣：「他們不能一輩子把位置給你留着。」

「我不能再回銀行！」他說：「我現在是一個畫家了，美蒂，不管是好是壞，我總是一個畫

家。」

「我們總不能夠依靠空氣過日子，」美蒂不耐的說：「假如你賺不到錢，最好能去借一點。」

「我現在真是告貸無門了，美蒂！」他說：「瑪麗也許會賞我們一點，但是又有什麼用呢？我也不願去求叔叔，看他推三阻四的臉色。而且，他死後，錢遲早是我們。」

「我們總不能活活的在這裏等他死掉！」她說：「我們總不能讓孩子們每天挨餓，保羅！」

「席芬尼克給了我一百法郎，我們省着用幾天。」

「一百法郎！」她說着走向屋角的書桌，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帳單：「保羅，你張開眼睛看看！」她說：「三個月的房租、雜貨店、肉店、麵包店、牛奶的欠賬。我坦白的說，再這樣下去，我受不了。你離開銀行時不是曾經告訴過我，我們絕不會弄到像畢沙羅、席芬尼克那樣的地步。你說：『不要擔心，美蒂，我們會保持原狀的，要變也只有愈變愈好！』可是現在，你看，保羅，我們連他們都不如，我們簡直是乞丐，保羅，我們簡直就是乞丐！」

「你是對的！」他說：「你是對的。」

「我是對的，你說，可是你打算怎麼辦？難道你真要關在畫室裏畫那些永遠沒有人要的畫，而眼睜睜的看着妻子兒女餓死不成。」她的聲音因為發怒而提高了，雜着更尖銳的丹麥口音：「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保羅，我嫁給你的時候，你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可是現在，你簡直毫無理性！」

他站起來走向窗口，看着窗外溶溶的暮色。

「我不怪你，美蒂」他背向着她：「當我們結婚的時候，你一點都不懷疑我會愈來愈有錢，就好像別人愈來愈胖一樣。但是我告訴你，你也不能怪我。我是一個畫家，我活着，就要畫。我畫，就好像別人要呼吸一樣。不管你怎麼想，這是一件不可變更的事實。只要一個人真正掉進這個泥沼裏，他終生都爬不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美蒂！」

一陣難堪的沉默橫亙在他們中間。然後，美蒂冷靜的說：「保羅，我們一定得想個法子。這種生活是不能再過下去了。假如你不能回巴黎銀行，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

「什麼地方？」他仍然望着窗外。

「回我哥本哈根的娘家。」她堅定的說：「在那裏，至少孩子們可以吃得飽，穿得暖，而且還可以上學校。」

「哥本哈根！」他說：「窄得令人不能呼吸的哥本哈根！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法國人，我到哥本哈根去做什麼？」

美蒂尖刻的把頭抬起來。在心底，她依舊是一個丹麥人。十二年在法國的婚姻生活僅僅使她的北歐冰凍式道德觀在表面上溶化了一點而已。

「你可以像在這裏一樣的畫畫，」她說：「不過，爲了面子上過得去，你可以做一些不妨礙繪畫的工作。」

在她的聲調中，有一種尖銳的輕視與不滿。這是危險的信號。高更只得從他所站的窗子走開。

「你不是認真的吧！」他說：「我們怎麼可以離開法國？」